

【谈心社】

歌德与小鸟

□杨福成

朋友在微信圈里发的一句话很好玩。“我在读歌德，小鸟在头顶大喊大叫！”歌德在书中，小鸟在头顶，我在哪里？我是在歌德的哲学中，还是在小鸟的喊叫声中？这是一个哲学的迷阵。哲学，只是人的哲学，你认同了叫哲学，不认同，就是这学那学，如小鸟乱叫般，不解其意，不知所云。

苏东坡流离之际，写了一纸《寒食帖》，千古流传。这纸和墨的关系，诠释了人生沦落的哲学，遗憾的是，很多人只知道这是一手好字，却不晓得字里含着的苦。《寒食帖》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，诗写得苍凉至极，流露了诗人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。“年年欲惜春，春去不容惜”，里面充满了哲学的纠结与伤悲。

哲学是复杂的，人生是不断制造和消解哲学的过程。哲学使人思考，使人从混沌走入明晰，又从明晰走入混沌。然而，不懂哲学的人，或许更容易打开人生的魔盒，更容易看到简单的世界，如不懂歌德、不懂哲学的小鸟一般，更容易获得辽阔的天空和大地。

康德在晚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说：“我的出发点不是对上帝存在、灵魂不朽等等的研究，而是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：‘世界有一个开端，世界没有一个开端’，等等。直到第四个二律背反：‘人有自由，以及相反的：没有任何自由，在人那里，一切都是自然必然性。’”康德的这种哲学，不知道歌德懂了没有？

莫奈是法国最重要的画家之一，擅长光与影的

实验与表现技法。莫奈最重要的风格是改变了阴影和轮廓线的画法，在他的画作中欣赏者看不到非常明确或平涂式的轮廓线。作为人，较多接触的就是光与线。光笼罩了我们，滋养了我们，也涂染了我们；线，一条条的线，给我们指明了方向，也形成了一个网，框住了我们，钳制了我们，吞噬了我们。

蜘蛛是织网的高手，它把一条条线织成美轮美奂的网，人也是织网高手，把一个个关系和一个个的人织到网里，美轮美奂，但随后的结局是一样的，蜘蛛和人都将被网困住。“晴流鸣断壑，山影卧空田”，这是诗的意境，更是自然忽略哲学的意境。康德、歌德都是因为研究哲学而困住了自己，让自己的人生少了很多惬意和欢笑。

没有欢笑的时光，是虚度的光阴。但是，康德和歌德绝对不会承认自己虚度了光阴，他们和他们的门徒以及拥趸都会认为——他们是伟大的哲学家。小鸟明白这些吗，小鸟理会这些吗？

人类最好的状态，就是欲望和生活的平衡，越是深邃生涩的哲学，越是打破了这种平衡，让人陷入一个个谜题和一个个觉醒与非觉醒的尴尬中。罗曼·罗兰说：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！我想，我们头顶上的小鸟对这句话理解得最是透彻，它们不讲哲学，只是看到了天空，徜徉于天空。

看倦鸟归巢，看落叶归根，再看飞鸟出林，再看绿叶抚窗，便联想，是不是歌德写书的时候，他的头顶也有一只鸟在头顶大喊大叫，它喊的是不是哲学，叫的是不是哲学，歌德没有听懂，也没有去理会。



两棵银杏树

【心之路】

□王瑞虎

我家老屋门前并排长着两棵银杏树，十几米高，水桶粗细，枝叶繁茂。父亲说，这树是他小时候和爷爷一起栽植的，当时只有拇指粗细。土地包产到户那年，左边粗一点那棵分到我家，右边那棵分给了邻居庚子叔。

那两棵树像一对孪生姐弟，静静地守在那里，枝叶葳蕤，树冠蓊郁。特别是秋季，满树金黄，给村庄增添了许多诗情画意。记得小时候，银杏树下是我的乐园。我经常在那儿玩石子、垒城堡、捉虫子……到了秋天，还会捡许多银杏叶，有的夹到书里做书签，有的当小扇子玩。

有一年，居然捡到了银杏果。当时，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只见圆圆的有葡萄那么大，泛着金黄色的光芒。忍不住咬了一口，苦涩的味道从舌尖直透心底，我忍不住大叫起来。父亲闻讯赶来，看到我手里咬烂的果子，再抬头向树上望去，只见枝丫间缀满了铃铛似的银杏果，立即找来村里的赤脚医生怀让伯。怀让伯看过啧啧称赞，他说这果子是一味中药，长在树上的他还是第一次见。他让父亲赶快把这些果子打下来，他全要了。

父亲喜出望外，立刻找来梯子和竹竿，要爬上树打果子。庚子叔知道后，也兴冲冲地找来梯子和竹竿，爬到他那棵树上，找了一下午，眼睛都瞅花了，也没瞅见一个果子，只好悻悻而去。

父亲把银杏果打下来，拿到河边淘去外皮，将白色的果仁摊到阳光下晒干，拿到怀让伯的药室，没想到居然卖了五百多块钱。父亲拿着这钱不但补缴了我和哥哥欠下的学费，还买回了一台电视机。

第二年春天，树木发芽时，父亲和庚子叔相继爬到树上去看。结果发现，我家那棵树开的花像火柴梗，一簇一簇的；而庚子叔那棵树却爬满了“毛毛虫”。到了秋天，我家那棵树硕果累累，庚子叔那棵依然颗粒无收。父亲安慰他说：“你那棵树还小，过几年说不定也能结果子哩。”

庚子叔就沉下心来等，谁知六七年过去了，依然没有果子。正巧庚子叔家里盖房子缺根柱子，思虑再三，就伐掉了。谁知到了第二年，我家那棵树也不结果子了。父亲又找到怀让伯，经过多方查找资料终于得知，银杏属于雌雄异株植物，雌树要有雄树授粉才能结果子。我家那棵是雌树，而庚子叔那棵却是雄树，上面长的“毛毛虫”就是雄树的花序。知道了真相的父亲懊悔不已，他对庚子叔说：“早知道这样，每年结的果子分你一半就是了。”

又过了三四年，有一天怀让伯喜滋滋地对父亲说，他认识一个外地人，能给银杏树人工授粉让其结果子。还说如果父亲愿意，他可以联系来给我家那棵树授粉，结的果子五五分成。父亲半信半疑，但还是同意了。

第二年春天树木萌芽时，那

人如约而至。腰里系根绳子，像猴子一般爬到树上，用高压喷雾器对着树冠猛喷。说也奇怪，到了秋天，铃铛似的果子又缀满枝头。父亲喜得合不拢嘴。

此后，每当到了春天，那个外地人来给银杏树授粉的时候，父亲、怀让伯还有二哥就仔细观察，认真揣摩授粉的每一个细节，再通过书籍和网络查阅了大量资料，终于初步掌握了银杏树的人工授粉技术。又一年春天，父亲和二哥在几十公里外的一棵银杏树上采了许多花序，拿回家摊到报纸上晾晒了一天，筛下一些浅绿色的花粉。二哥把它融到水里，在父亲的指挥下爬到银杏树上，用高压喷雾器对着树冠喷了一遍。到了秋天，又是硕果累累。

后来，怀让伯神秘兮兮地来到我家告诉父亲，有人要买我家的银杏树。父亲一脸呆愣，怀让伯解释说对方要把根刨出来连根带枝一起买，然后伸出一根手指头。父亲说：“一千呀？”怀让伯哈哈一笑：“一万！”父亲惊得张大了嘴巴。未了，摆摆手说，不卖不卖！这树是我的命根子，给多少钱也不卖。

慢慢地，我们兄弟学校毕业，也相继成了家，家里境况好了起来。父亲说，这里面也有银杏树和怀让伯的功劳，还说要请怀让伯喝顿酒。然而酒还没喝，父亲却突发脑溢血住进医院。

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，父亲病情有所好转出院回家。可刚到村口，父亲就呆住了，那曾是村子地标的银杏树不见了。父亲忙问缘由，原来是大哥趁父亲住院期间，把银杏树卖掉了。父亲吐出一口鲜血，瘫坐地上。

后来，经打听得知银杏树被运到县城，栽到新修的广场上。我搀着父亲来到县城，远远看到银杏树用木棍支撑着，孤零零地矗在广场中央，枝丫被锯了不少，上面零星挂着一些装有营养液的瓶子。父亲呆呆看着，久久不语，未了，狠狠跺了一下脚，说了句“造孽呀”，已是泪流满面。

不久，父亲就走了。好像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我再去县城办事，路过广场只见中间空荡荡的，一问才知，银杏树移栽过来没有成活，被挖出来丢掉了。我的心一颤，这银杏树一定在前世和父亲有约定，要不然，怎么说走都走了呢？多少次，在睡梦中我总梦到枝繁叶茂的银杏树上缀满了金色的果子，父亲站在树下，就像站在童话里一般，一脸灿烂地笑……



本期专家：蒋硕
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，赛林纳心理咨询中心创办人

【情感树洞】

解铃还须自己来

树洞提问：

我是一名医生，也算很有经验的医生，平时工作都是比较严谨细致的，对自己要求并不低，工作也很出色，所以总有熟人或朋友找我看病。但有一个问题：当熟人或朋友来找我看病时，我容易犯不该犯的错，甚至是比较低级的失误。为此给熟人或朋友看病的时候我会加倍谨慎，但依然会出现失误，这让我很郁闷，也很没面子，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潜意识是怎样一种想法？我该怎么调整？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心理专家团：看到这样的问题，很容易产

生“解铃还须系铃人”的思路——提问者经历过什么样的成长，与熟人或朋友发生过什么，为什么在他们面前感受到特殊的压力。这可能需要一个专门的工作，但比起溯源，更有意义的是现实的、自我可控的改变，先给提问者几点参考：

把注意力由“人”转向“事”

聚焦、专注、抗干扰，是医生必备的职业素质，而现在影响提问者对工作本身聚焦的，是人际关系的干扰。

提问者可以试着给自己一个

训练，这个训练就叫“目中无人，眼中有病”吧。当然不是不尊重人，而是一视同仁：只要患者出现在面前，一律去身份化、去关系化，只看病情，只说诊断、只做治疗。不需要“加倍小心谨慎”，医生要面对的不是“熟人生人”，而是人的伤病或健康。对人保持边界，对“病”保持热情，试试看，你的工作会高效得多、轻松得多。

用“职业信念”超越“职业荣誉”

提问者有很多价值标签，诸如“很有经验”“工作出色”，也有对应的包袱“很没面子”。这表明

提问者有荣誉意识，这是必要的。而提问者也可以进一步探索既是荣誉的基石，也是荣誉更高境界的部分，那就是职业信念。正如每个医学生都发过的希波克拉底誓言，医学的价值关乎人类整体的存续，更关乎每个个体的幸福。医生不仅仅是一份撑面子的职业，更是一种使命。

这并不空泛，如果不能建立真正的信念，不仅工作流于庸常，快乐也无从谈起。信念超越荣誉，医生的使命也当超越肤浅的人际关系，等提问者体验到医生工作真正的价值，“面子”算什么呢？

做个真正的医生，为自己解铃。

如今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自身的心理健康与精神追求。为了更好地服务读者，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成立“心理专家团”，向读者征集情感心理问题，邀请心理专家解答。
情感版投稿邮箱：qlwbqg@163.com